

毛
詩
要
義

詩要義卷第

一堯始居太原_{舊都}平陽

唐譜唐者帝堯舊都之地今曰太原晉陽是堯始居此後乃遷河東平陽正義曰以序云有堯之遺風則堯都之也漢書地理志云太原晉陽縣故詩唐國晉水所出東入汾是漢時爲太原晉陽也史記晉世家云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言百里則堯爲諸侯所居故云堯始居此地理志河東郡平陽縣應劭云堯都也則是堯爲天

子乃都平陽故云後遷河東平陽也皇甫謐云
堯爲天子都平陽禹受舜禪都平陽或於安邑
或於晉陽則夏都亦在晉境故定四年左傳云
命以唐誥而封於夏墟是也此不言有夏都者
因序云有堯之遺風

三 唐南有晉水正晉陽謂永安者非

成王封母弟叔虞於堯之故墟曰唐侯南有晉
水至于燮改爲晉侯正義曰昭十五年左傳稱
周景王謂晉籍談曰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

晉世家云成王封叔虞於唐是成王封母弟於堯之故墟也地名晉陽是也南有晉水地理志云唐有晉水叔虞子燮爲晉侯是燮以晉水改爲晉侯蓋時王命使改之也皇甫謐云堯始封於唐今中山唐縣是也後徙晉陽及爲天子都平陽於詩爲唐國則唐國爲平陽也漢書音義臣瓊案唐今河東永安是也去晉四百里又云堯居唐東於彘十里應劭云順帝改彘曰永安則瓊以唐國爲永安此二說詩之唐國不在晉

陽變何湏改爲晉侯明唐正晉陽是也

三 晉封域在太行恒山西太原太岳之野

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太行恒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正義曰地理志云太行在河內山陽縣西北恒山在故縣上曲陽西北以太行恒山皆在河北故屬冀州晉之東境迫此二山故云之西禹貢云既修太原至于岳陽鄭注云岳陽縣太岳之南於地理志太岳今以爲郡名太岳在河東故縣彙東名霍太山河東太原皆晉境所

晉自成侯南徙曲沃

至曾孫成侯南徙居曲沃近平陽焉正義曰案
晉世家云唐叔生晉侯燮燮生武侯寧族族生
成侯服人地理志云河東郡聞喜縣故曲沃也
晉成侯自晉陽徙此

王 共和時僖侯儉嗇變風始作

當周公召公共和之時成侯曾孫僖侯甚嗇變
物儉不中禮國人閔之唐之變風始作正義曰
案晉世家云成侯生厲侯福福生精侯宜臼曰

主僖侯司徒是僖侯乃成侯曾孫也世家又云
靖侯十七年厲王出奔于彘大臣行政故云共
和十八年靖侯卒則僖侯元年當共和二年

六 穆侯徙絳昭以下徙翼武又都絳曲沃乘正都
其孫穆侯又徙於絳云正義曰案晉世家云僖
侯生獻侯籍籍生穆侯費王是也知徙於絳者
以成侯徙居曲沃則曲沃為晉都矣至昭公之時
分曲沃以封桓叔則正都不在曲沃明昭公已前
已徙絳矣知穆侯徙者蓋相傳為然地理志云河

東絳縣晉武公自曲沃徙此者以桓叔別封曲沃武公既并晉國徙就晉都故云自曲沃徙此耳非謂武公始都絳也然則穆侯以後晉恒都絳而隱五年左傳云曲沃莊伯伐翼翼侯奔隨又謂之爲翼者杜預云翼晉舊都在平陽絳邑縣東穆侯徙絳昭侯以下又徙於翼及武公并晉又都絳也莊二十六年左傳稱晉獻公命士爲城絳以深其宮明是武公徙絳也晉世家云獻公使士爲盡殺諸公子而城聚都之命曰絳

言命
世家

七

案左傳云晉亡焉爲使群公子盡殺游氏之族乃城聚而處之冬晉侯圍聚盡殺群公子則城聚以處群公子非晉都也世家言命聚曰絳非也世家又云穆侯卒弟殤叔立四年爲穆侯太子仇所殺仇立是爲文侯三十五年卒昭侯立元年封其叔父成師于曲沃七年爲大司馬父所殺子孝侯立十五年爲曲沃莊伯所殺子鄂侯郤立六年當魯隱五年卒子哀侯光立九年爲曲沃武公所虜子小子侯立四年爲曲沃武公

雙言

鄂侯卒

皆非

哀侯立

誘而殺之哀侯弟繒立爲晉侯二十八年曲沃武公伐晉侯縕滅之周僖王命曲沃武公爲晉君武公已即位三十七年矣又二年卒子獻公詭諸立三十六年卒此其君次也案隱五年左傳曲沃莊伯伐翼翼侯奔隨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六年傳曰翼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逆晉侯于隨納諸鄂晉人謂之鄂侯則哀侯之立鄂侯未卒世家言卒非也

蠻蠻

題晉詩曰唐序每篇言晉言時

此實晉也而題之曰唐故序每篇言晉鵠羽狀
杜既言刺時於文不可言晉從上明之可知

憂深思遠故名唐風與季子同意

此實晉也而謂之唐者太師察其詩之音旨本
其國之風俗見其所憂之事深所思之事遠儉
約而能用禮有唐堯之遺風故名之曰唐也故
季札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風乎
不然何其憂之遠也

牛蟋蟀曰螽曰趯織曰蜻𧆸曰王孫

叢臺

不秀

外摠

彙

蟋蟀叢釋蟲文季述曰叢一名蟋蟀蟋蟀蜻蛉也郭璞曰今趨織也陸璣疏云蟋蟀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澤如漆有角翅一名叢一名蜻翼叢人謂之王孫幽州人謂之趨織里語曰趨織鳴嬾婦驚是也七月之篇說蟋蟀之事云九月在戶此傳云九月在堂堂者室之基也戶內戶外摠名叢爲堂禮通曰醴醕在戶粢醍在堂對文言之則堂與戶別散則近戶之地亦名堂也故禮言升堂者皆謂從階至戶也此言在堂謂在室

戶之外與戶相近是九月可知

十一蟋蟀采薇小明皆以九十月爲歲暮

暮字
經无
日字

九月則歲未爲暮而言歲筆其暮者言其過此
月後則歲遂將暮耳謂十月以後爲歲暮也此
月未爲暮也采薇三百歸曰歸歲亦暮止其下
章二句歸曰歸歲亦陽止十月爲陽明暮止亦
十月也小明云歲筆云暮采蕭穫菽采穫是九
月之事也筆爲遂遂者從始嚮采之言

其居其外其憂毛言禮樂鄭遠近

傳不解其居之義二章其外傳以外爲禮樂之外則其居謂以禮樂自居則職思其外謂常思禮樂無使越於禮樂之外也職思其憂傳曰憂可憂謂踰越禮樂至於荒淫則可憂也故王肅云其居主思以禮樂自居也其外言思無越於禮樂也其憂言荒則憂也箋以上句言無已大康已是禮樂自居復云職思其居不宜更處禮樂居謂居處也二章言外謂居處之外則其居謂所居之處故易傳以爲主思所居之事謂國甲

政令也其居既是國中則知其外謂國外至四
境也四境之外則有鄰國故其憂爲鄰國侵伐
之憂詩人戒君所思其自近及遠故從內而外
也

役車冬亦行此云其休謂載禾畢

正義曰庶人役車春官帛車文也彼注云役車
方箱可載住器以供役然則收納禾稼亦用此
車故役車休息是農功畢無事也酒誥云肇牽
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則庶人之車冬

亦行而云休者據其農功既終載運事畢故言休耳

步櫨

五

四鄰謂沃沃即四鄰之一

四鄰謀取其國家者三章下二句是也四鄰即
桓叔謀伐晉是也故下篇刺昭公皆言沃所并
沃雖一國即四鄰之一故以四鄰言之

六

曳婁同一事馳驅俱乘車之事

傳婁亦曳正義曰曳者衣裳在身行必曳之婁
與曳連則同爲一事走馬謂馳策馬謂驅驅

馬本
或作
舊本
馬侯

俱是乘車之事

七 吳人以山樗葉爲茗

陸璣疏云山樗與下田樗無異吳人以其葉爲茗
八 昭公分國封沃使專有之不屬晉

正義曰作楊之水詩者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其
國地以封沃國謂封叔父柏叔於曲沃之邑也
柏叔有德沃是大都沃國日以盛彊昭公國既
削小身又無德其國日以微弱故晉國之人皆
稱叛而歸於沃國焉昭公分國封沃已爲不可

人將叛又不能撫之也故刺之封沃者使專有之
划爲沃國不復屬晉故云以封沃也桓二年左傳云

中衣朝服祭服之裏衣有用布用素

素衣朱襍從子于沃襍領也諸侯繡黼丹朱
中衣沃曲沃也箋云繡當爲絛絛黼丹朱中衣
中衣以絛黼爲領丹朱爲純也國人欲進此服
去從相叔正義曰釋器云襍領謂之襍孫炎曰
襍刺黼文以樞領是襍爲領也郊特牲云繡黼
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大夫服之則爲僭知

諸侯當服之也中衣者朝服祭服之裏衣也其

制如深衣故禮記深衣目錄云深衣連衣裳而

純之以采者有表則謂之中衣大夫以上祭服

中衣用素詩云素衣朱裸玉藻云以帛裹布非

禮也士祭以朝服中衣以布明矣是言中衣之

制與深衣同也其異者中衣之袖小長耳玉藻

云中衣繼揜尺注云中衣繼袂揜一尺深衣緣

而已是中衣之袖長也言大夫祭服中衣用素

者謂自祭其助祭則士服爵弁之服以緣

卷之三

小雅

衣則士以上助祭之服中衣皆用素也少牢謂食之禮是大夫自祭家廟其服用朝服朝服以布爲之則中衣亦用布矣而深衣目錄云大夫祭服中衣用素者謂大國之孤也雜記云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注云弁而祭於己唯孤耳弁謂爵弁爵弁是絲衣明中衣亦用素用素則同不必以繡黼爲領繡黼唯諸侯乃得服之耳

或桓叔受封於晉云曲沃伯或自辨

晉封相叔於沃別爲諸侯之國故晉人欲以諸侯之服往從之相叔雖受封於晉正是晉自封之非天子之命天子不賜以爵晉是諸侯不得以爵賜諸侯相叔莊伯皆以字配諱蓋雖君其國未有爵命左傳每云曲沃伯或可自稱伯也

○

繡無黼稱鄭破繡字謂綃上刺黼

傳之所言郊特牲文坡注云繡黼丹朱以爲中
衣領緣也繡讀爲綃綃綃名引詩云素衣朱綃
此箋皆破繡爲綃者以其黼之與繡共作

中衣之領案考工記云白與黑謂之黼五色謂之繡若五色聚居則白黑共爲繡文不得別爲黼稱繡黼不得同處明知非繡字也故破繡爲繡綺是繡名士昏禮注引詩云素衣朱綃魯詩以綃爲綺屬然則綃是繒綺別名於此綃上刺爲黼文故謂之綃黼也綃上刺黼以爲衣領然後名之爲襍故爾雅襍領謂之襍襍爲領之別名也案此下章作素衣朱繡而郊特牲及士昏禮三注引詩皆作素衣朱綃者蓋破此傳繡

卷之二

七

卷之三

當爲綃下章字亦破爲綃箋不言者捉此而
之耳此已破爲綃禮記注從破引之猶月令云
鮮羔開冰注云鮮當爲獻七月引之徑作獻羔
開冰與此同也

椒聊

■ 椒似茱萸其名蜀茶皆煮爲香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與也椒聊椒也箋云椒之
性芬香而少實今一揅之實蕃衍滿升非其常
也正義曰釋木云椒大椒郭璞曰今椒樹叢生
實大者名爲機墜疏云椒聊卽語助也椒

朱求
美
鑿

圖

似菜莖有針刺葉堅而滑澤蜀人作茶吳人作茗皆合煮其葉以爲香今成臯諸山間有椒謂之竹葉椒其樹亦如蜀椒少毒熱不中合藥也可著飲食中又用蒸雞豚最佳香東海諸島上一掠之亦有椒樹殺葉皆相似子長而不圓甚香其味似橘皮島上獐鹿食此椒葉其肉自然作椒鴉香發取香氣爲喻也言一掠之實者掠謂椒之房裹實者也釋木云椒搬醜李巡曰搬茱萸也椒茱萸皆有房故曰掠掠實也郭璞曰茱萸

茱萸

葉非
實書

子衆生成房是叔之房裏名爲棟也

■孫謂桓叔爲不臣孔謂桓爲鄰圉

孫毓云相叔阻邑不臣以孽傾宗與潘父比至殺昭公而求入焉能均平而不朋黨乎斯不然矣此言相叔能脩國政撫民平均舉相叔之美刺昭公之惡耳不得以傾宗阻邑爲相叔罪也卽如毓言相叔罪多矣詩又何得稱其碩大且罵能脩其政乎且相叔別封於洮自是鄰圉之陵安得責其不臣

毛謂昏月自季秋盡孟春鄭惟云仲春

綢繆刺晉亂也國亂則昏姻不得其時焉不得其時謂不及仲春之月正義曰毛以為不得初冬爻未開春之時故陳昏姻之正時以刺之鄭以為不得仲春之正時四月五月乃成昏故宜舉失时之事以刺之毛以为昏之月自季秋盡於孟春皆可以成昏三十之男二十之女乃得以仲春行嫁自是以外餘月皆不得为昏也今此晉國之亂昏姻失於正時三章皆娶昏正時

皆之三章者也首章言在天謂始見東方
月之時故王肅述毛云三星在天謂十月也在
天既極十月三章在隅謂在東南隅又在十月
之後也謂十一月十二月也卒章在戶言參星
正中直戶謂正月卯也故月令春之月昏參
中是參星直戶在正月中也此三章者皆昏姻
之正時晉國昏姻失此三者之時故三章名舉
一時以刺之毛以季秋之月亦是爲昏之時今
此篇不陳季秋之月者以不得其時謂梁於過

晚作者據其失晚追陳正月也舉十月已後復速吉季秋也鄭以爲昏姻之禮必在仲春過涉夏月則爲不可今晉國之亂昏姻皆後於仲春之月賢者見其失時指天候以責娶者三星者心也一名火星凡嫁娶者以二月之昏火星未見之時爲之首章言在天謂昏而火星始見東方三月之末四月之中也二章言在隅又晚於在天謂四月之末五月之中也卒章言在戶又晚於在隅謂五月之末六月之中故月令季夏

之月昏火中是六月之中心星直戶也此三者皆晚矣失仲春之月三章歷言其失以刺之

參與心皆三星故毛鄭各一說

參有三星故言三星參也漢書天文志云參白虎宿三星是也二章在隅卒章在戶是從始見爲說逆而推之故知在天謂始見東方也王肅云謂十月也孝經援神契云心三星中獨明是心亦三星也天文志云心爲明堂也大星天王前後星子屬然則心之三星有大小大者參

蠱

星車

合宿

以三月至於六月則有四月此詩唯有三章而

爲五月小星箋云心在東方三月時則心星始見在三月矣此箋云三月之末四月之中者正

聖
二
月

合宿

年左傳曰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

之次又

見在三月矣此箋云三月之末四月之中者正

合宿

天王小者爲子屬則大者尊小者卑大者

父小者象子婦故云心有尊卑夫婦父子之象也二月日體在戌而斗柄建卯初昏之時心星

在於卯上二月之昏合於本位故稱合宿心星

又是二月之合宿故嫁娶者以爲候焉昭十七

年左傳曰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

卒章言在戶謂正中直戶必是六月昏也逆而
差之則二章當五月首章當四月四月火見已
父不得謂之始見以詩人始作據舉天象不必
章舉一月鄭差次之使四月共當三章故每章
夏昏之變皆舉兩月也成昏之時當以火星未見今
火見伏已見在天是不得其時也凡取星辰爲候多取
爲候者昏旦中爲義此獨取心星未出爲候者以火者
取未出天之大辰星有夫婦之象此星若見則爲失時
故取將見爲候夏官司爟云季春出火民感從

之季秋納火民亦如之鄭司農云三月昏

星見於辰上使民出火九月黃昏心星伏於戌
上使民納火又哀十二年左傳云火伏而後蟄
者畢此取將見爲候彼取已伏爲候其意同也

大杜

二十一

子白苗爲白棠即甘棠赤棠子澁即杜

釋木云杜赤棠白者棠樊光云赤者爲杜白者
爲棠陸璣疏云赤棠與白棠同耳但子有赤白
美惡子白苗爲白棠甘棠也少酢滑美赤棠子
澁而酢無味俗語云澁如杜是也赤棠木理勳

亦可以作弓幹

與民有故有好蓋世食采邑者

豈無他人維子之故箋云此民卿大夫采邑之民也故云豈無他人可歸往者乎我不去者乃念子故舊之人正義曰箋以民與大夫尊卑縣隔不應得有故舊恩好而此云維子之好故解之是此卿大夫采邑之民以卿大夫世食采邑在位者幼少未仕之時與此民相親相愛故稱

好也

四 祂袖之大名祛袖頭之小稱

正義曰玉藻說深衣之制云袂可以回肘注云二尺二寸之節又曰祛尺二寸注云袂口也然則袂與祛別此以祛袂爲一者袂是袖之大名祛是袖頭之小稱其通皆爲袂以深衣云袂之長短反屈之及肘是通祛皆爲袂故以爲祛袂也以衆身爲本衆袂爲末其皮既異是木末不同喻在位與民異心也直以衆之本末喻在位與民耳不以在位與民爲本末也箋又解所以

用裘與意以在位身服此裘故取其裘爲與召
南羔裘亦以大夫身服此羔裘即言其人有羔
羊之德與此同也

念好不去亦唐之遺異於北風碩鼠

豈無他人維子之好箋云我不去而歸往他人
者乃念子而愛好之也民之厚如此亦唐之遺
風正義曰北風刺虐則云攜手同行碩鼠刺貧
則云適彼樂國皆欲奮飛而去無顧戀之心此
制念其恩好不忍歸他人之國其情篤厚

定 大亂五世自昭侯至小子侯不數繼

大亂五世者昭公孝侯鄂侯哀侯小子侯正義
曰案左傳桓二年稱魯惠公三十年晉潘父弑
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晉人立孝侯惠之四十五
年曲沃莊伯伐翼弑孝侯翼人立其弟鄂侯隱
五年傳稱曲沃莊伯伐翼翼侯奔隨秋王命虢
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隱六年傳稱翼人逆
晉侯于隨納諸鄂晉人謂之鄂侯桓二年傳鄂侯
生哀侯哀侯侵陘庭之田陘庭南鄙啓曲沃伐翼

桓三年曲沃武公伐翼逐翼侯于汾隰夜獲之
桓七年傳冬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八年春滅
翼是大亂五世之事案桓八年傳云冬王命虢
仲立晉哀侯之弟縉于晉則小子侯之後復有
縉爲晉君此大亂五世不數縉者以此言昭公
之後

奇楠相謂杼子爲草今謂染阜者爲杼汁
孫炎曰物叢生曰包齊人名曰稹郭璞曰令人
物叢繖者爲稹幾云稹者根相迫迮猶繖也

鵠非木

止鳥

非

亦謂叢生也柂杼釋木文郭璞曰柞樹也陸璣疏云今柞櫟也徐州人謂櫟爲杼或謂之爲柂其子爲阜或言阜斗其殼爲汁可以染阜令京洛及河內多言杼汁謂櫟爲杼五方通語也鵠於役之鳥連蹄性不樹止樹止則爲苦故以喻君子從人征役爲危苦也

鹽與蠱字異同爲不堅固

鹽與蠱字異義同昭元年左傳云於文皿蠱爲鹽穀之飛亦爲蠱杜預云皿器受蟲害者爲蠱

穀父積則變爲飛蟲名曰蠱然害蟲敗穀者皆謂之蠱是監爲不攻牢不堅繖之意也此云鹽不攻繖四牡傳云鹽不堅固其義同也

武公始滅晉大夫請命王使作詩美之

正義曰作無衣詩者美晉武公也所以美之者晉昭公封叔父成師於曲沃號爲桓叔生莊伯莊伯生武公繼世爲曲沃之君常與晉之正適戰爭不息及今武公始滅晉而有之其大夫爲之請王賜命於天子之便而作是無衣之詩

美之其大夫者武公之下大夫也

世家謂賂周僖王王使虢公賂命

正義曰不言請命於天子而云請命於天子之使故云是時使來使以他事適晉大夫就使求之欲得此使告王令王賜以命服也案左傳桓八年王使立緝於晉至莊十六年乃云王使虢公命曲沃伯爲晉侯不言滅晉之事晉世家云哀侯二年曲沃莊伯卒晉侯緝立二十八年曲沃武公伐晉侯緝滅之盡以其寶器賂周僖王

僖王命曲沃武公爲晉君列爲諸侯於是晝
晉地而有之曲沃武公已即位三十七年矣計
緝以桓八年立至莊十六年乃得二十八年然
則號公命晉侯之年始并晉也號公未命晉之
前有使適晉晉大夫就之請命其使名號書傳
無文也或以爲使即虢公當來賜命之時大夫
就之請命斯不然矣傳稱王使虢公命曲沃伯
爲晉侯則號公適晉之時齋命服來賜大夫不
復請之

四晉舊有七命之服以初并國未自安

豈曰無衣七章侯伯之禮七命冕服七章箋云
我豈無是七章之衣乎晉舊有之非新命之服
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諸侯不命於天子則不
成爲君箋云武公初并晉國心未自安故以得
命服爲安正義曰此解指言七章之意晉唐叔
之封爵稱侯伯之禮冕服七章故請七章之
衣春官典命云侯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
服禮儀皆以七爲節秋官大行人云諸侯之禮

國

王子母

第之身

宋唐叔

趙文命

執信圭七寸冕服七章是七命七章之衣朱素
官巾草云金路鉤樊纓九就建大旂以賓同姓
以封注云同姓以封謂王子母弟率以功德出
封雖爲侯伯其車服猶如上公若魯衛之屬某
則唐叔是王之母弟車服猶如上公上公之服
九章此大夫不請九章之服而請七章者王子
母弟車服得如上公無正文正以周之建國唯
二王之後稱公其餘雖大皆侯伯也彼云同姓
以封必是封爲侯伯侯伯以七章節而金路樊

纓九就則知王子母弟初出封者車服猶如
公故得以九爲節如上公者唯王子母弟一身
若唐叔耳其後世子孫自依爵命之數故謂之
章之衣也

四 殡梁謂錫命非正左氏無譏

文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公羊傳曰錫者
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是王命諸侯必皆
以衣賜之故請衣也案大宗伯云王命諸侯則
償莊元年殢梁傳云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非

正也然則諸侯當往就天子受命此在國諸之
者夫子賜諸侯之命其禮亡矣春秋之世魯文
公成公晉惠公齊靈公皆是天子遣使賜命左
傳不譏之則王賜諸侯之命有召而賜之者有
遣使賜之者穀梁之言非禮意也此武公以葬
奪宗故心不自安得命乃安也及世家稱武公
厚賂周僖王僖王乃賜之命是於法武公不當
賜之美之者其臣之意美之耳

西傳天子卿六命筆變十言六者謙

曰無衣六步天子之卿六命車旗衣服以六
爲節變云七言六者謙也不敢必當侯伯得
受六命之服列於天子之卿猶愈乎不正義曰
典命云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國家宮室
車旗衣服禮儀亦如之是毛所據之文也云車
旗者蓋謂卿從車六乘旌旗六旒衣服者指謂
冠弁也飾則六玉冠則六辟積夏官射人云三
公執璧與子男同也則其服亦毳冕矣三公旣
毳冕則孤卿服綺冕大夫服玄冕則司服注云

鵩冕衣一章裳二章玄冕衣無文裳刺黻而已
然則鵩冕之服止有三章而此云六爲節不得
爲卿六章之衣故毛鄭並不云章或者司服之
注自說天子之服降殺之差其臣自常依命數
也傳正解六章爲天子之卿服不解晉人請六
章之服意故變申之今晉實侯爵之國非天子
之卿所以請六章衣者謙不敢必當侯伯之禮
入仕王朝各依本國之命晉不得有衣六
章解七章之衣言晉舊有之此不言晉舊有

之者晉國舊無此。不得言舊有也。檢晉之君見經傳者歟。父事康王文侯輔平王有爲天子卿者但侯伯入爲卿士依其本國之命不服六章之衣故鄭答趙商云諸侯入爲卿大夫與在朝仕者異各依本國妃其命數是其不降本國不服六章也。鄭知然者以大車陳古之天子大夫行決男女之訟經云毳衣如粢則是子男入爲大夫得服毳冕故知入仕王朝者各依本國之命。晉之先世不得有六章之衣實無六章。

之衣而云豈曰無衣文者從上章之文飾辭以
請命耳

有杕

七四

一日一歲寒暑積而後極極而後衰

有杕之杜生于道左興也道左之陽人所宜休息也箋云道左道東也日之熱稍在日中之後道東之杜人所宜休息也令人不休息者以其特生陰寡也正義曰王制云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言左右據南嚮西嚮爲正在陰爲右在陽爲左故傳言道左之陽箋以爲道東也物

而後始極既極而後方衰從旦積煖故日中之後乃極熱從昏積涼故半夜之後始極寒計一歲之日分乃爲陰陽當以仲冬極寒仲夏極暑而六月始大暑季冬乃大寒亦此意

齊則角枕錦衾毛主謂見夫齊物而感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齊則角枕錦衾禮夫不在斂杖篋衾席觸而藏衣箋云夫雖不在不失其榮也攝主主婦猶自齊而行事正義曰傳以婦人怨夫不在而言角枕錦衾則是夫之衾枕也

鄭氏夫

不在攝

主婦

猶齊而

祭

有故乃設非常服也家人之大事不過祭祀故知衾枕齊乃用之内則云夫不在斂枕箋簟席羈而藏之此傳引彼變革為衾噲經衾丈祭統云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是祭祀之禮必夫妻共奉其事蓋嫌夫不在則妻不祭故辨之云夫雖不在其祭也使人攝代爲主雖他人代夫爲主主婦猶自齊而行事是故因己之齊出夫之衾犹非用夫衾枕以自齊也故王肅云見夫齊物感以增思是也

五婦人專一故以百歲之居爲期

夏之日冬之夜言長也箋云思者於晝夜之長時尤甚故極言之以盡情百歲之後歸于其居箋云居居墳墓也言此者婦人專一義之至情之盡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室猶居也箋云室猶塚壙

苓采

五采苓首陽喻君問小事於小人以致讒言采苓采苓首陽之顛輿也苓大苦也首陽山名也采苓細事也首陽幽辟也細事喻小行也幽

辟喻無徵也正義曰冬大苦釋草文首陽之山
在河東蒲坂縣南采苓者取草而已故爲細事
首陽在河曲之內故爲幽辟細事喻小行謂小
小之事幽辟喻無徵謂言無徵驗幽隱辟側非
顯見之處故以喻小人言無徵驗也讒言之起
由君暗近小人故責君數問小事於小人所以
致讒言也

王苦菜得霜而美所謂葷茶

傳苦苦菜正義曰此菜也陸璣云苦菜生山田

及澤中得鮑鳴鳩而美所謂
蕙茶如飴六則云
濡豚包苦用苦菜是也

毛詩要義卷第六上

毛詩要義卷第六

秦譜

秦者隴西谷名近鳥鼠

秦譜秦者隴西谷名於禹貢近雍州鳥鼠之山正義曰漢書地理志云秦今隴西秦亭秦谷俱在於禹貢鳥鼠之山在雍州也鳥鼠與秦谷俱在隴西故云近鳥鼠之山也爾雅云鳥鼠同穴其鳥爲鵠其鼠爲鼈是鳥鼠共處一山以爲名旣有鳥鼠之山又別有同穴之山禹貢王肅注云鳥鼠同穴皆山名是也

皇陶子伯繫舜命作虞鴈姓嬴

堯時有伯繫者實皇陶之子佐禹治水水土既平舜命作虞官掌上下草木鳥獸賜姓曰嬴歷夏商興衰亦世有人焉周孝王使其末孫非子養馬於汧渭之間孝王爲伯繫能知禽獸之言子孫不絕故封非子爲附庸邑之於秦谷

伯繫知禽獸語介萬盧知牛鳴

本紀直云伯繫爲舜主畜不云能知禽獸之言
漢志云舜主云昔伯益知禽獸是知其言

僖二十九年左傳說介葛盧聞牛鳴而知其
音齊東野語云伯益曉是術蔡邕云伯翳綜聲於語
鳥葛盧舜昔於鳴牛是伯翳知禽獸之言也

四秦仲附庸而錄其詩年久而猶系仲

至曾孫秦仲宣王又命作大夫始有車馬禮樂侍御
之好國人美之秦之變風始作正義曰本紀又云秦
嬴生秦侯立十年卒生公伯立三年卒生秦仲是仲
爲葬子曾孫也又云秦仲立三年周厲王無道西戎
滅公丘太雜之族周宣王即位乃以秦仲爲大夫誅

西戎是宣王又命作大夫也王制云子男五十里
不能五十里者附於諸侯曰附庸周禮男國皇刺
繩又無百里矣邾滕紀莒之等以其國小農而
不錄其詩而錄秦仲附庸之風者鄭語云相公問
於史伯曰姜嬴其孰與對曰國大而有德者近興
秦仲齊侯姜嬴之雋也且大其將興乎言秦仲國
大將興是其土地廣寛雖未得爵命而大於邾莒
詩者緣政而作故附庸而得有詩也且秦於襄公
之後國大而錄其詩因秦仲先已有詩故并錄之

耳案年表秦仲以宣王六年卒計桓公與史籀
之時乃在幽王九年所以仍言秦仲者秦仲之
後遂爲大國以秦仲有德故繫而言之

五春秋附庸君例稱名秦仲以字配國

秦仲以字配國者附庸未得爵命無謚可稱春
秋附庸君例稱名褒之則書字秦仲又作宣王
大夫史策之文正當書字

襄公討戎救周封岐以西平王時

秦仲之孫襄公平王之初興兵討西戎以救周

平王東遷王城乃以岐豐之地賜之始列爲諸侯正義曰本紀稱秦仲生莊公莊公生襄公又云犬戎殺幽王襄公將兵救周戰甚有功周遷襄公而稱公公爲諸侯賜之岐山以西之地封爵之襄公於是始國與諸侯通使聘享之禮是平王之初穆周賜地之事也襄公始爲諸侯莊公已稱公者蓋追謚之

襄公固封秦東西紀謂獻岐東非

縱有周西都宗周畿內八百里之地正義曰
地理志初洛邑與宗周通封畿東西長而南北
短短長相覆爲千里則周之二都相接爲畿
地東西橫長西都方八百里也本紀云賜襄公
岐以西之地襄公生文公於是文公遂收周餘
民有之地至岐岐以東歛之周如本紀之言則
襄公所得自岐以西如以鄭言橫有西都八百
里之地則是全得西畿言與本紀異者案終南
之山在岐之東南大夫之戒襄公已引終南爲

喻則襄公亦得岐東非唯自岐以西也即如本紀之言文公收周餘民又獻岐東於周則秦之東境終不過岐而春秋之時秦境東至於河襄公已後更無功德之君復是何世得之也明襄公救周即得之矣本紀之言不可信也

秦居隴西而東拓土故譜不言西

其封域東至廩山在荆岐終南博物之野正義曰廩謂廓廩者東廣被之意於禹貢無廩山鄭據時山之名案秦境所及而言之禹貢云

荆岐既旅終南悼物則此山皆屬雍州秦居其
傍故云之野也不言西至獨言東至者以秦居
隴西東拓土境上已云近鳥鼠之山不須復言
其西故直言東至而已鄭旼云變風作而又言
此者以襄公之時又能取周地與秦仲時異哉
復說其得地之由境界所在

十

秦世保西垂徙平陽徙雍後常居雍

至玄孫德公又徙於雍云正義曰案本紀襄公
生文公文公生靖公靖公生寧公寧公生武公

武公卒立其弟德公是德公爲襄公玄孫也本紀又言秦自中潏已後世保西垂至大雒生非子非子別居於犬丘厲王時西戎滅大雒之族秦仲之子莊公伐西戎破之并得大雒之地爲西垂太夫文公元年居西垂宮三年冬獵至渭渭之會曰昔周邑我先秦嬴於此後卒爲諸侯乃卜居之占曰吉即營邑之寧公二年徙居平陽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徐廣云大丘今槐里縣也平陽今郡縣平陽亭古之也雍令扶風雍縣也

本紀之言則大離之族世居西垂非子
附庸別居槐里及莊公伐戎并得大離之地即
就大離舊居西垂也至文公還居非子舊墟在
汧渭之間即槐里是也寧公徙平陽至德公乃
徙雍鄭獨言德公徙雍者以德公之後常居雍
故特言之僖十三年左傳云秦輸粟于晉自雍
及絳昭元年左傳云秦后子享晉侯自雍及絳
是秦自德公已後常居雍也本或作穆公徙雍
者誤耳何則穆公者德公之子於襄公爲玄孫

之子非玄孫也又中侯覲期注秦本在隴西襄
公玄孫德公始徙雍是鄭依本紀以爲德公徙
雍非穆公也本紀又云德公立二年卒子宣公
立十二年卒弟成公立四年卒弟穆公任好立
三十九年卒子盈代立是爲康公此其君以也
季札所云夏聲不由在諸夏追錄

襄二十九年左傳季札見歌秦曰美哉此之謂
夏聲服虔云至秦仲始有車馬禮樂之好侍御之
臣戎車四牡田狩之事其孫襄公列爲秦伯

有蒹葭蒼蒼之歌終南之詩追錄先人車鄰
職小戎之歌與諸夏同風故曰夏聲如服之意
以駟職小戎爲秦仲之詩與序正違其言非也
言夏聲者杜預云秦本在西戎汧隴之西秦仲
始有車馬禮樂去戎狄之音而有諸夏之聲故
謂之夏聲耳不由在諸夏追錄

李本

也

二

馬白顛謂的顛疏謂今戴星馬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鄰鄰衆車聲也白顛的顛

三 鄰鄰衆車聲車多則馬可見

正義曰車有副貳明非一車故以鄰鄰爲衆車之聲車既衆多則馬亦多矣故於馬見其毛色而已不復言衆多也釋畜云馬的顙白頭舍人白的白也顙額也額有白毛今之戴星馬也

傳寺人內小臣其實別官卷伯乃內小臣

傳寺人內小臣正義曰天官序官內小臣奄上士四人寺人王之正內五人則天子之官內小臣與寺人別官也燕禮諸侯之禮也經云獻

左右正與內小臣是諸侯之官有內小臣者
齊有寺人貂晉有寺人披是諸侯之官有寺人
也然則寺人與內小臣別官矣此云寺人內小
臣者解寺人官之尊卑及所掌之意言寺人是
在內細小之臣非謂寺人即是內小臣之官也
小臣之官與寺人之官猶自別矣若然卷伯
卷六卷伯內小臣以寺人作詩而篇名卷伯明
卷伯非寺人序言卷伯奄官則卷伯與寺人之
官同掌內事相近明矣卷者宮中道名也伯者

長也。主宮卷之官最長者，唯有內小臣耳。故知
卷伯即是內小臣之官也。

王小臣主王命寺人主內令諸侯兼官與
正義曰：附庸雖未爵命自君其國，猶若諸侯。故
言欲見國君使寺人傳告之，舉寺人以美秦仲
者明仲又始有此臣也。案夏官小臣掌王之命
天官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然則天
子之官自有小臣主王命寺人主內令不主王
命矣。然禮云小臣戒與者，則諸侯之官有小臣

亦應小臣傳君命此說國君之禮使寺人
直夫子備官故外內異職諸侯兼官外內共掌
之也僖五年左傳說曹獻公使寺人披伐公于
垂耳於蒲昭十年傳說宋平公之喪使寺人柳
燶炭于位則諸侯寺人傳達君命是禮之常也
燕飲大夫坐士下立今秦士或亦與

史記君明臣賢政清事簡故皆並坐而觀鼓瑟
詒樂必飲酒故云燕飲相安樂檀弓稱工尹商
陽止其御曰朝不坐燕不與注云朝燕於寢大

夫坐於上士立於下彼言正法耳秦仲君居樂或士亦與焉故作者美之而願仕也

耄耋有七八十無正文

穉炎曰耋者色如生齒易離卦去大耋之嗟注云年踰七十僖九年左傳曰伯舅耄耋老服虔云七十曰耋此言八十曰耄耋有七八十無正文也

秦本附庸今襄公始命得有田狩

正義曰作卿職詩者秦襄公也秦自非子以

世爲附庸未得王命襄公始受王命爲諸侯之遊田狩獵之事園囿之樂焉故美之也諸侯之君乃得順時遊田治兵習武取禽祭廟附庸未~~為~~諸侯其禮則~~而~~故今襄公始命爲諸侯乃得有此田狩之事故云始命也本紀云平王封襄公爲諸侯賜之岐西之地然則始命之爲諸侯謂平王之世

加圍域養禽獸在郊園種菜植果近國

立園囿之樂者還是田狩之事於國於廟皆有

此樂故云園囿之樂焉猶則就於園中上二章
國中事也調習則在園中下章園中事也有等
國有牆曰囿園囿大同蕃牆異耳園者禁養
禽獸之處其制諸侯四十里處在於郊左傳云
三在靈圉鄭駁異義引之云三靈圉雖粗郊明
矣孟子對齊宣王云臣聞郊闢之內有囿方四
十里是在郊也園者種菜殖栗之處因在禁等
謂車馬遊於北園蓋近在國北地宜稱之
八以場圃任園地明其去國近也

仁 穆內轡納之缺故六轡步牽仍八轡

駟驥孔阜六轡在手驟驥阜大也鄭云四馬六
轡六轡在手言馬之良也正義曰每馬有二轡
四馬當八轡矣諸文皆言其轡者以驂馬為轡
納之於缺故在手者唯六轡耳聘禮云賓觀總
乘馬注云總八轡牽之贊者謂步牽馬故八轡
皆在手也大叔于田言六轡如手謂馬之進退
如御者之手故為御之良此言六轡在手謂在
手而已不假控制古之名馬之良

一卿大夫能以道愛於上下故曰媚子

正義曰媚訓愛也能使君愛臣令上媚下又使臣愛君令下媚上能以己道愛於上下故箋申上下者

朱氏曰
新親愛之入

人上下和合也卷阿云媚于天子媚于庶人謂吉士之身媚上媚下知此亦不是己身能上媚下媚者以其特吉公之媚子從公子狩明是大賢之人能和合他人使之相愛王肅云卿大夫

奉是時牡如冬狼夏麋等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時是辰時也冬獻狼夏麋春秋獻鹿又群獸變云奉是時牡者謂虞人也時牡甚肥大言禽獸得其所

逐禽由左常法此特言左之

王制曰佐車止則百姓用獵注云佐車驅逆之車不得不以從左驅禽謂之佐車者彼驅逆之車依周禮田獵所設非君所乘此公曰左之是公命御者從禽之左逐之欲從禽之左而射之也

論語卷第十一
公孫歸問子曰君子不以言過人

此是君所乘由車非彼駕也遂答曰
禮之常法必言公曰左之者公見獸乃命逐之
故言公目傳以拔為矢未不辨為拔之處故申
謂之云拔括也家語孔子與子路論矢之事云括
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之不益深乎是謂矢未
爲括也既言公曰則是公自舍之故云公善射
矣未

五推本北園閑馬載檢輕車置轡之事
遊于北園四馬既閑閑習也復云公許以田則

克獲者乃遊于北園之時時則已督其四轍之
馬輶車轡鑣載檢歇驕輶轔也檢歇驕田犬也
長喙曰檢短喙曰歇驕箋云輕車驅逆之車也
置鸞於鑣異於乘車也載始也始田大者謂達
其搏噬始成之也此皆遊於北園時所爲也正
義曰此則倒本未獵之前調習車馬之事夏官
田僕掌設驅逆之車注云驅驅禽使前趨獲逆
御還之使不出圃然則田僕掌田而設驅逆之
車故知輕車即驅逆之車也若君所乘者則謂

之田車不宜以轄輕爲名且下句說大明是車
轄之而大獲之故知是驅逆之車非君車也冬
官考工記云乘車之輪崇六寸有六寸注云乘
車玉路金路象路也言置鸞於鑣異於乘車謂
異於彼玉金象也

鸞和所在無正文故鄭兩解

夏官大馭及玉藻經解之注皆云鸞在衡和在
軾謂乘車之鸞也此云鸞鑣則鸞在於鑣故異
於乘車也鸞和所在經無正文解注引韓詩內

曰鸞在衡和在軾又大戴禮保傳篇文
詩說同故鄭依用之篆肅傳曰在軸曰
鸞箋不易之異義載禮戴毛氏二說謹案云
經無明文且殷周或異故鄭亦不駁商頌烈祖
箋云鸞在鑣以無明文且殷周或異故鄭爲兩解

國人矜其車甲婦人閔其君子

正義曰國人夸兵車之善云我襄公群臣卑小
之戎車既淺短其軫矣又五節束縛歷錄此梁
使有文章矣貫駿馬之外轡則有游環以止

驂馬之外出自衛至軫嘗服馬之外脅則有脅
驂以止驂馬之內入陰板之前又有皮勒以白
金飾其相續之處車上又有虎皮文章之茵蓐
其車又是長轂之戎車又駕我之騏馬與驥馬
車馬備其如是以此伐戎何有不克者乎又言
婦人閔其君子云我念君子之德行其心性溫
然其如玉無有瑕惡之處也今乃遠在其西戎
板屋之中終我思而不得見之亂我心中委曲
之事也

先啓行爲元戎故後爲小戎

兵車兵戎之車小大應同而謂之小戎者六月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元大也先啓行之車謂之大戎從後行者謂之小戎故箋申之云此羣臣之兵車故曰小戎言羣臣在元戎之後

上言棧收下言暢轂皆謂兵車

慢淺釋言文收軫者相傳爲然無正訓也軫者車之前後兩端之橫木也蓋以爲此軫者所以收斂所載故名收言轂者轂也言五旒梁輶五

蓆是轍上之飾故以五爲五東言以皮革五處
東之蓆歷錄者謂所東之處因以爲文章歷錄
然歷錄蓋文章之貌也梁輶輶上曲句衡衡者
輶也輶從軫以前稍曲而上至衡則居衡之上
而嚮下句之衡則橫居輶下如屋之梁然故謂
之梁輶也五蓆者以一輶之上有五東每東皆
有文章歷錄故謂之五蓆也此言僂收下言暢轂
皆謂兵車也兵車言淺軫長轂者對大車平地
載任之車爲淺爲長也考工記鄭司農云遂謂

車輿深也則兵車當輿之內從前軫至後軫
深四尺四寸也車人云大車牝服二柯有參分
柯之二注云大車平地載任之車牝服長八尺
謂較也則大車之用前軫至後軫其深八尺兵
車之軫比之爲淺

三 衡止容二服驂頸不當衡別有二勒

車衡之長唯六尺六寸止容二服而已驂馬頸
不當衡別爲二勒以引車故云所以引也大叔
于田云兩服齊首兩驂鴈行明驂馬之首不與

服馬齊也襄十四年左傳稱庚公差追衛獻公射兩軶而還服虔云軶車輓也兩輓又馬頸者是一衡之下唯有服馬二頸也哀二年左傳稱鄭無恤說己之御云兩軶將絕吾能止之駕而乘材兩軶皆絕是橫軶之前別有駿馬二軶也

釋游環晉隱軶鑒續

釋器云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鎔然則白金不名鑑言鑑白金者鑑非白金之名謂銷此白鑑以沃灌勑環非訓鑑爲白金也金銀銅鐵鑑

名爲金此說兵車之飾或是白銅白鐵未必
白錫也劉熙釋名云游環在服馬背上驂馬之
外轡貫之游移前郤無定處也脅驅當服馬脅
也陰蔭也橫側車前所以蔭軒也輶所以引車
也鋈沃也治白金以沃灌輶環也續續輶端也

馬青黑爲騁右足白驤左足白驥

色之青黑者名爲棊馬名爲騁知其色作棊文
釋畜云馬後右足白驤左白馬并樊光云後右足
白驤左足白驥然則左足白者謂後左足也

釋中駿龍盾鰻軛在色何期

四牡至念之正義曰此國人夸馬之善云我君之兵車所駕四牡之馬甚肥大也馬旣肥大而又良善御人執其六轡在手而已不假控制之也此四牡之馬何等毛色騏馬驥馬是其中謂爲中服也駉馬驥馬是其驂謂爲外驂也其牛上所載攻戰之具則有龍盾之合畫龍於盾合而載之以蔽車也其驂馬內轡之末塗金以爲

後防之於軒前車馬備具如是以此伐戎豈有

不克者乎又云婦人閔其君子云我念君子其體性溫然其在敵人之邑方欲以何時爲還期乎何爲了然不來而使我念之也

馬黑喙爲駉傳又言身黃

釋畜云馬黑喙駉不言身黃傳以爲黃馬者蓋相傳爲然故郭璞云今之淺黃色者爲駉馬

馬身鬃俱赤爲駢赤身黑鬃爲駒

爾雅有駢白駮駢馬白腹驥則駢是色名說者皆以駢爲赤色若身鬃俱赤則爲駢馬故爲赤

身黑鬣今人猶謂此爲駢馬也

有駢乃成駟故鄭駢字子駢

車駕四馬在內兩馬謂之服在外兩馬謂之駢故云中中服駢兩駢也春秋時鄭有公子駢字子駢是有駢乃成駢也

驂馬欲入則逼於脅驅故軻驂內轡

四馬八轡而經傳皆言六轡明有二轡當繫之焉之有轡者所以制馬之左右令之隨逐人意轡馬欲入則逼於脅驅內轡古不須牽挽故軻者

輶騎內轡繫於軾前其轡之處以白金爲觸

釋僕駒孔君至詩闈

僕駒至德音正義曰此國人夸兵甲之善云義有淺薄金甲以被四馬甚調和矣三隅之九章以白金爲其鎮矣繪畫雜羽所飾之盾其文章有苑然而美矣其弓則有虎皮之韜其馬則有金鏤之膺其未用之時備其折壞交轂二弓於韁之中以竹爲閭置於弓隈然後以繩約之然則兵甲矛盾備具如是以此伐戎豈有不克者乎又

言婦人閔其君子云我念我之君子則有寢則
有興之勞我此君子體性厭厭然安静之善人
秩秩然有哲知其德音遠聞如此善人今乃又供
軍役故閔念之

馬有甲矛有鐃蒙爲討羽干伐皆盾

成二年左傳說齊侯與晉戰云不介馬而馳之
是戰馬皆被甲也孔基釋言文公矛三隅矛有
三角蓋相博爲然也曲禮曰進矛者前其鐃蒙
可進矛戰者前其鐃是矛之下端當有鐃蒙

漢云銳底曰鑄取其鑄地平底曰鍛取其鍛
則鑄鑄異物言鍛鑄者取類相明非訓爲鑄也
上言龍盾是畫龍於盾則知蒙伐是畫物於伐
故以蒙爲討羽謂畫雜鳥之羽以爲盾飾也夏
官司兵掌五盾各辨其等以待軍事注云五盾
千櫓之屬其名未盡聞也言辨其等則盾有大
小襄十年左傳說狄虎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
以甲以爲櫓櫓是大盾故以伐爲中干干伐皆
盾之別名也蒙爲雜色知苑是文貌

戰駕四介馬以淺薄金爲甲之札

箋申明僂駕爲四介馬之意以馬無深淺之量而謂之僂駕正謂以淺薄之金爲甲之札金厚則重知其薄也金甲堅剛則苦其不和故美其能甚羣言和調也

兵車馬帶用力故用金爲膺飾

巾車云金路樊繅九就同姓以封則其車尊矣此謂兵車之飾得有金飾膺者彼注云玉路金路象路其樊及樊文皆以五采蜀飾之革蓋

以絛絲飾之不言馬帶用金玉象爲飾也此非車馬帶用力尤多故用金爲膺飾取其堅牢金者銅鐵皆是不必要黃金也且詩言金路皆云鉤膺不作鏤膺知此鏤膺非金路也

三秦處周之舊土而襄公未能用周禮

兼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秦處周之舊土其人被周之德教日久矣今襄公新爲諸侯未習周之禮法故國人未服焉

四兼葭得霜而成興秦人用禮則可服

目

蒹葭蒼蒼白露爲霜興也蒹葭葭蘪也葦葦盛
也白露凝矣爲霜然後歲事成國家待禮然後
興箋云蒹葭在衆草之中蒼蒼然蘪至白露凝
矣爲霜則成而黃興者喻衆民之不從襄公政
令者得周禮以教之則服所謂伊人在水一方
上曰遡
伊維也一方難至矣箋云伊嘗作繫繫猶是也
所謂是知周禮之賢人乃在大水之一邊假喻
以言遠遡洄從之道阻且長逆流而上曰遡洄
遡禮則莫能以至也箋云此言不以敬順往來

研

涉日遡

之則不能得見遍游微之宛在水中央順流而涉曰遡游順禮求濟道來迎之箋文云宛坐見貌以敬順求之則近耳易得見也

露凝戾爲霜而物成下章乃云未晞未已
祭義說養蠶之法云風戾以食之注云使露氣燥乃食蠶然則戾爲燥之義下章未晞謂露未乾爲霜然則露凝爲霜亦如乾燥然故云凝戾爲霜深下章之意以爲說也八月白露節秋分八月中九月寒露節霜降九月中白露凝戾爲

霜然後歲事成謂八月九月葭成葦可以爲曲
簿充歲事也七月云八月萑葦則八月葦已成
此云白露爲霜然後歲事成者以其霜降草乃
成舉霜爲言耳其實白露初降已任用矣此則
霜降物成喻得禮則國興下章未晞未已言其
未爲霜則物不成喻未得禮則國不興此詩主
刺未能用周禮故先言得禮則興後言無不興
所以倒也

四水渭謂水濂水中坻謂小渚

傳渭水陳正義曰釋水云水草交爲渭謂水草
交際之處水之岸也釋山云重巔陳是山岸
渭是水岸故云水岸傳張小渚正義曰釋水云
小洲曰渚小渚曰沚小沚曰坻然則坻是小沚
言小渚者渚沚皆水中之地小大異也

十四

終南先戒後美常武先美後戒

終南二章章六句至勸之正義曰美之者美以
功德受顯服戒勸之者戒令脩德無倦勸其務
立功業也常武美宣王有常德因以爲戒彼先

美後戒此先戒後美

八四

終南在武功縣東一名中南

地理志稱扶風武功縣東有大山古文以爲終南其山高大是爲周地之名山也昭四年左傳曰荆山中南九州之險是此一名中南也

九五

有條謂稻有梅謂柟葉大而木理細

釋木云稻山梗李巡曰山梗一名稻也孫炎曰詩云有條有梅條稻也郭璞曰今之山梗也梅柟釋木文孫炎曰荊州曰梅揚州曰柟郭璞曰

似杏實酢陸璣疏云相今山楸也亦如下田楸
耳皮葉白色亦自材理好宜爲車板能溼又可
爲棺木宜陽共北山多有之梅樹葉似櫟葉
樟葉大如犁耳頭尖赤心華亦黃子青不可食
槲葉大可三四葉一蕡木理細葉似豫樟子赤
者村堅子白者材脆江南及新安上香樹皆多樟
樹終南山與上庸新城通故亦有樟也

四
褐衣象裘色狐白裘號上衣皮弁服

正義曰錦者雜絲爲文故云絲衣也狐裘朝廷

之服謂狐白裘也白狐皮爲裘其上加錦衣以
爲裼其上又加皮弁服也玉藻云君衣狐白裘
錦衣以裼之注云君衣狐白毛之裘則以素錦
爲衣覆之使可裼也袒而有衣曰裼必覆之者
裘裏也詩云衣錦裏衣裳錦裏裘然則錦衣復
有上衣明矣天子狐白之上衣皮弁服與凡裼
衣象裘色也是鄭以錦衣之上有皮弁服也正
以錦文大著上有衣衣象裘裏是狐白則上服
亦白皮弁服以白布爲之衣衣之白者唯皮弁

服耳故言天子狐白之上衣皮弁服與明諸侯
狐白亦皮弁服以無正文故言與爲疑之辭也
玉藻又云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此箋云諸侯
狐裘錦衣以裼之引玉藻爲說以明爲裘之裼
衣非裼上之正服也

五 諸侯視朝受聘皮弁服覽裘

鄭於坊記注云在朝君臣同服士冠禮注云諸
侯與其臣皮弁以視朔朝服以日視朝論語云
素衣麑裘云素衣諸侯視朔之服聘禮云公側

授宰王楊降立注引論語曰素衣麑裘皮弁時

或素衣其裘同可知也然則諸侯在國視朔及

受鄰國之聘其皮弁服麑裘不服狐白此言狐

裘為朝廷之服者謂諸侯在天子之朝廷服此

命服服耳其歸在國則不服之曾子問云孔子曰天

子賜諸侯冕升服於大廟歸設奠服賜服然則

諸侯受天子之賜歸則服之以告廟而已於後

不復服之知視朔受聘服麑裘此美其受賜而

歸故言錦衣狐裘耳

後六道

眼

諸侯受天子之賜歸則服之以告廟而已於後

不復服之知視朔受聘服麑裘此美其受賜而

歸故言錦衣狐裘耳

五有紀謂基有堂謂畢道平如堂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紀基也堂畢道平如堂也
篆云畢也堂也亦高大之山所宜有也畢終南
山之道名邊如堂之牆然正義曰案集注本作
此定本作紀癸文有堂故以爲基謂山基也釋
丘云畢堂牆李巡曰堂牆名崖似堂牆曰畢經
文有基有堂便是二物今篆唯云畢也堂也止
釋經之有堂一事者以基亦是堂因解傳畢道
如堂遂不復云基

黃鳥

四十五
以人從死當刺康公而刺穆公

正義曰文六年左傳云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服虔云子車秦大夫氏也殺人以葬旋環其左右曰殉又秦本紀云穆公卒葬於雍從死者百七十人然則死者多矣主傷善人故言哀三良也殺人以殉葬當是後君爲之此不刺康公而刺穆公者是穆公命從已死此皆自殺從之

五 黃鳥止棘得其所鄭謂不安則當去

毛以爲交交然而小者是黃鳥也黃鳥飛而往來止於棘木之上得其所以興人以壽命終亦得其所今穆公使良臣從死是不得其所秦人悉哀傷之臨其墳穴之上皆惴惴然恐懼而其心悼慄乃憇之於天彼蒼蒼者是在上之天今穆公盡殺我善人也如使此人可以他人贖代之豈我國人皆百死其身以贖之愛惜良臣寧一人百死代之鄭以爲交交然之黃鳥止於棘

未以求安棘若不安則移去以興臣仕於君以
求行道道若不行則移去言臣有去留之道不
得生死從君

子車即子輿三良或名或字取韻

傳子車氏奄息名正義曰左傳作子輿輿車字
異義同傳以奄息爲名仲行亦爲名箋以仲行
爲字者以伯仲叔季爲字之常故知仲行是字
也然則鍼虎亦名矣或名或字取其韻耳

田晨風摯鳥飛入北林喻賢人從穆公

駢彼晨風鸞彼北林興也駢疾飛貌晨風鷗
鸞積也北林林名也先君招賢人賢人往之駢
疾如晨風之飛入北林箋云先君謂穆公駢然
而疾飛者彼晨風之鳥也鸞鸞積而茂盛者彼
北林之木也北林由鸞茂之故故晨風飛疾而
入之以興疾歸於秦朝者是彼賢人能招者是
彼穆公駢者鳥飛之狀故爲疾貌晨風鷗釋鳥
文舍人曰晨風一名鷗鷗摯鳥也郭璞曰鷗屬
陸璣疏云鷗似鷁青黃色燕頸句喙鸞風搖翅

乃因風飛急疾擊鳩鵠燕雀食之鬱者林木積聚之貌故云鬱積也北林者據作者所見有此林也以下句說思賢之狀故此喻賢人從穆公也

六駭箋傳皆云獸陸璣以下章言木

山有苞櫟隰有六駭櫟木也駭如馬倨牙食虎豹箋云山之櫟隰之駭皆其所宜有也以言賢者亦國家所宜有之釋畜云駭如馬倨牙食虎豹郭璞引山海經云有獸名駭如白馬黑尾虎

牙音如鼓良虎豹然則此獸名駁而已言六駁者王肅云言六據所見而言也倨牙者蓋謂其牙倨曲也言山有木隰有獸喻國君宜有賢也陸璣疏云駁馬梓榆也其樹皮青白駁峯遙視似駮馬故謂之駮馬下章云山有苞棟隰有櫛櫛皆山隰之木相配不宜云獸此言非無理也但篆傳不然

苞棟安知非常棟傳必以爲唐棟

正義曰釋木有唐棟常棟傳必以爲唐棟未詳

聞也釋木云撻赤羅郭璞云今楊撻也實以黎
而小酢可食陸璣疏云撻一名赤羅一名山梨
也今人謂之楊撻

葛生序刺獻公此不云康公云刺用兵
無衣三章章五句至欲焉正義曰康公以文七
年立十八年卒案春秋文七年晉人秦人戰于
令狐十一年秦伯伐晉十二年晉人秦人戰于河
曲十六年楚人秦人滅庸見於經傳者已如是
是其好攻戰也葛生刺好攻戰序云刺獻公此

亦刺好攻戰不云刺康公而云刺用兵

毛以同袍爲同欲鄭以此不同欲唯同怨
豈曰至同仇毛以爲古之朋友相謂云我豈曰
子無衣乎我冀欲與子同袍朋友同欲如是故
朋友成其恩好以興明君能與百姓同欲故百
姓樂致其死鄭以爲康公平常之時豈肯言昌
汝百姓無衣乎吾與子同袍終不肯言此也及
於王法於是興師之時則曰脩治我之戈矛與
子百姓同往伐此怨耦之仇敵不與百姓同欲

而唯同怨故刺之

純著新縣爲襯雜用舊絮爲袍

玉藻云纊爲襯緼爲袍注云衣有著之異名也
緼謂今縷及舊絮也然則純著所繫名爲襯雜
用舊絮名爲袍雖著有異名其制度是一故云
袍襯也

此時當周頃王無王興師之事

案此時當周頃王匡王天子之命不行於諸侯
檢左傳於時天子未嘗出師又不見康公從王

征伐且從王出征乃是爲臣之義而刺其姁
戰者箋言王於興師謂於王法興師今是康公
自興之王不興師也以出師征伐是王者之法
故以王爲言耳猶比門言王事斬我鷩羽云王
事靡鹽皆非天子之事亦稱王事

傳以同澤爲共潤鄭以澤爲擇蓋衣近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澤潤澤也箋云擇蓋衣近
汗垢傳澤潤澤正義曰衣服之煖於身猶甘雨
之潤於物故言與子同澤正謂同袍裳是共潤

澤也。箋以上袍下裳則此亦衣名故易傳爲擇說文云擇擗也是其襲衣近汙垢也。擇是袍類故論語注云：「襲衣，袍擇也。」

●秦康公母晉文公異母姊念母不見舅歸正義曰：作渭陽詩者言康公念母康公思其母自作此詩。秦康公之母是晉獻公之女文公者獻公之子康公之舅。獻公嬖麗姬，譖文公獻公欲殺之。文公遣此麗姬之難出奔，未得反國而康公母秦姬已卒。及穆公納文公爲晉君於渭。

康公爲太子贈送。文公至於渭水之陽。思母之不見。舅歸也。康公見其舅氏如似母之存焉。於是之時。思慕深極。及其即位。爲君思本。送舅時事而作。是渭陽之詩。述已送舅念母之事也。按左傳莊二十八年傳。晉獻公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是康公之母。爲文公異母姊也。僖四年傳稱麗姬。諧申生。申生自殺。又諧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僖五年傳稱

晉侯使寺人披伐蒲重耳奔翟是文公遭襄姬之難也僖十五年秦穆獲晉侯以歸尚有夫人爲之請至二十四年穆公納文公然則秦姬之卒在僖十五年之後二十四年以前未知何年卒也

●秦姬以姓繫所嫁齊姜麗姬繫所生

秦國夫人而其姓爲姬故謂之秦姬案齊姜麗姬皆以姓繫所生之國此秦姬以姓繫於所嫁之國者外國者婦人不以名行以姓爲字故

繫於父或繫於人事得兩施也

■舅甥異氏

呴稱氏作此詩時文已卒

秦姬生存之時以爲使文公反國康公見舅得反
憶母宿心故念母之不見見舅如母存也謂舅
爲氏者以舅之幽爲甥氏姓必異故書傳通謂爲
舅氏秦康以文十年即位文公時亦卒矣追念
送時之事作此詩耳

■秦都雍東行至渭北咸陽送文公

我送舅氏日至渭陽母之昆弟曰舅箋云渭水

名也秦是時都雍至渭陽者蓋東行送舅氏於咸陽之地正義曰雍在渭南水北曰陽晉在秦東行必渡渭今言至於渭陽故云蓋東行送舅氏於咸陽之地地理志云右扶風渭城縣故咸陽也其地在渭水之北

溫聲伯夢食瓊瑰惡之此贈舅無嫌

正義曰瓊者玉之美名非玉名也瑰是美石之名也以佩玉之制唯天子用純諸侯以下則玉石雜用此贈晉侯故知瓊瑰是美石次玉成十

七年左傳稱聲伯夢涉洹或與己瓊瑰食之注
而爲瓊瑰盈其懷懼不敢占後三年而言言之
至莫而卒服虔云聲伯惡瓊瑰贈死之物故畏
而不言然則瓊瑰是贈死之玉康公以贈舅者
玉之所用無生死之異喪禮飯含用玉聲伯夢
見食之故惡之耳

■崔王夏屋爲屋宅鄭云大具

於我乎夏屋渠渠夏大也箋云屋具也渠渠猶
勤勤也言君始於我厚設禮食大具以食我其

意勤勤然今也每食無餘箋云此言君今遇我
導其食我纔足耳于嗟乎不承權與承繼也權
與始也正義曰屋且釋言文渠渠猶勤勤言設
食既具意又勤勤也案崔駰七依說官室之美
云夏堦渠渠王肅云屋則立之於先君食則受
之於今君故居大屋而食無餘義似可通鄭不
然者詩刺有始無終上言於我乎謂始時也下
言今也謂其終時也始則大具今終則無餘猶
下章始則四簋今則不飽皆說飲食之事不得

言屋宅也若先君爲立大屋今君每食無餘則
康公本自無始何責其無終也且爾雅屋具正
訓以此故知謂禮物大具權輿始釋詁文

每食四簋謂平常燕食故降於禮食

考工記云饭人爲簋其實一觳豆食三而成觳
昭三年左傳云四升爲豆然則簋是瓦器容斗
二升也易損卦二簋可用享注云離爲日日體
圓巽爲木木器圓蓋象則簋亦以木爲之也地
官舍人注云方曰簠圓曰簋則簠簋之制其形

異也案公食大夫禮云宰夫設黍稷六簋又云
宰夫授公梁公設之宰夫膳稻于梁西注云膳
猶進也進稻粱者以簠秋官掌客注云簠稻粱
器也簋黍稷器也然則稻粱當在簠而云四簋
黍稷稻粱者以詩言每食四簋稱君禮物大具
則宜每器一物不應以黍稷二物分爲四簋以
父食大夫禮有稻有粱知此四簋之内兼有稻
粱父食大夫之禮是王國之君與聘客禮食備
設器物故稻粱在簠此言每食則是平常燕食

器物不具故稻梁在簋公食大夫黍稷六簋猶有稻梁此唯四簋者亦燕食羞矣禮食也

毛詩要義卷第六下